青春绽清华

——读季羡林《清华园日记》有感

□芜湖市第四十三中学　　刘　敬

自称“一介布衣”的季羡林先生是世人公认的“国学大师”“学界泰斗”。当先生以98岁的高龄告别这个世界时，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宝贵的精神财富。《墨子·修身》中有言：“名不徒生，而誉不自长，功成名遂。名誉不可虚假，反之身者也。”先生以自己淡泊明志、严谨治学、求真务实的不朽风范，近乎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。如今，《清华园日记》（全本 校注版）公开发行，先生竟悄然化身为青涩而耿介、平凡又幽默、刻苦还自省的学子兼“向导”，引领你我来一场穿越八十多载时光的清华园之旅。先生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风光月霁之心胸，令我等后辈后学感动复感慨——旧时清华师生之面貌，青春的叛逆与感伤，家国命运的颠沛流转，读书写作的心定志坚，亲情友情的浓醇悠长……似在昨天，不！就在眼前！

陆游诗云，万卷古今消永日，一窗昏晓送流年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整本《清华园日记》，便是一册厚重的“清华读书史记”——国学大师的成长路，原就是踏着一本本“人类进步的阶梯”扎实前行的。这里边，既有教授、导师们的指定读本，也有学子人手一册的专业教材，但更多的，却是先生自己的借阅与购买。先生读书成癖，陶然如醉。“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总想倘若这里有一架书，够多好呢！比如游西山，我就常想到，这样幽美的地方，再有一架书相随，简直是再好没有了！”尤其是对于心仪已久的书，先生更是从不犹豫，会千方百计地寻购捧读而后快。譬如，荷尔德林的诗集，是让璧恒公司代买的，几乎花费了半年的生活费，再看先生，“我是怎样喜欢呢？我想跳，我想跑，我不知所措了。我不敢相信，我顶喜欢的诗人，而且又是绝了版的，竟然能买到。我不知所以了。”怡情悦性，增智长慧，一卷卷中外典籍，一册册文史哲美，既是先生博学的基石，亦是先生翱翔学林的强健羽翼……

大学时光，总是纯朴而多彩的。但惯常的思维模式总会左右我们的想法——国学大师呀！求学时必定是个超级学霸，整日目不斜视，心无旁骛，苦行僧似的，在他人眼中，难免徒生冷面傲娇、不通人情之感。读了日记才惊觉，先生原也是性情中人，吐槽考试，调侃师友，笑骂随心，风趣可爱——当吴宓把中西诗之比较论文发还给他时，因为成绩是I（表明较差），先生怒道：“真浑天下之大蛋”，竟“一晚上心里不痛快，觉得是个侮辱”；听说晚上有流星雨，先生便去气象台下空场上观看，结果因为慌忙，连袜子也忘了穿，冻个半死；上现代诗课，讲到叶芝，先生一本正经地称“他的老婆是个下神的，而叶芝本人也是个大怪物”； 当《现代》杂志把稿件《年》退回来时，先生就恨恨然，“我并不太高兴，文章我总以为还是好文章，我只说编辑没眼”；而对于看女子篮球赛，先生这样掏心窝子，“说实话，看女人打篮球，其实不是去看篮球，是在看大腿，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，只看半场而返”……意外不意外？劲爆不劲爆？哈哈！可这丝毫无损大师的形象，反更显真实，更觉亲切，更为可信。

先生关注家国命运，一腔挚爱深情跃然纸上。可先生又是一介儒生，留恋校园，憎恶战争，在动荡迷乱的时代风雨里，又倍觉迷茫，心乱如麻：“你有热血吗？为什么不上前线去杀日本人。没有热血吗？为什么看见别人麻木就生气？我解决不了。”“我最近发现了,在自己内心潜藏着一个‘自私自利’的灵魂。开口总说：‘为什么不抵抗呢？’也就等于说：‘别人为什么不去死呢？’自己则时时刻刻想往后退……这样的人生，又是这样的我，还能活下去吗？还配活着吗？”另一方面也常鼓励自己振作起来，接受好友李长之、方振山等人的劝慰，并暗誓“非加油不可”“在漩涡里抬起头来，没有失望，没有悲观，只有干！干！”而对于母亲，先生更是爱意浓而悔愧深：“在济南听到母亲身体不好，心里的难过和不安非笔墨所可形容”；接到母亲的信激动异常，坦言“我真想亲亲这信，我真想哭，我快乐得有点儿悲哀了”；母亲去世后，先生则痛苦万分，一天天地在日记里喃喃自责，痴痴感叹，“她怎么就会死了呢？绝不会的，绝不会舍了我走了的。”“呜呼，茫茫苍天，此恨何极？我哭了半夜，夜里失眠”……情不能已，心碎如星，遂在泪光中作《哭母亲》，往稿纸上誊抄时，依然清泪难抑，如泉汩汩，令人读来心潮难平，眼热鼻酸……

日记之外，书中还附有大量的注释、索引人物，以及成绩单、同学名录、其间创作发表的散文作品等，先生的形象也因此更加真实、立体、丰满。这一点，叶新教授委实功不可没。先生去矣，但文字永远是鲜活的，先生的思想必会流传四海，先生的精神也必会激励更多的后辈后学。

挥之不去的时光

□六安市解放路第二小学　　李　　伟
人生短暂，万事万物，都是过眼云烟，一生中能够记下来的东西，少之又少，值得记下的更少。发生在久远年代的许多事，耳闻目睹也好，亲历亲见也好，玩味其中内涵，值得一记。岁月可以剥落，记忆也可以剥落，但爱是不能剥落的。
往事回眸，留给我的是一缕缕情愫，时常萦绕在我的胸怀，时空的年轮已然清晰，仿佛一幅珍贵的画面，刻进我的心灵里。我的童年是在六安市的一所小学校里度过的，那里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，也是伴随过我童年成长的缩影。记事中童年的欢乐多于苦涩，那所小学校收藏着我童年的欢乐和心灵的诗意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小学校规模不大，有十多个班级，教职工三十余人，校内住着七八户教师及亲属，那个岁月，人与人之间彼此感觉不到高贵与卑微，世代和睦相处，安守着平淡如水的岁月，过着知命乐天的温馨生活，人与人之间处处充满着一种和睦、温馨、融洽的氛围。
那时，父母都在小学校里任教员，工资收入都不高，日子过得精打细算，教书育人的父母对我们子女管束挺严格的，不允许我们染上一丝一毫的恶习，使我明白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修养，信念及准则。那个年月，家境虽贫寒，但生活过得还算充实。那所小学校带走了我儿时的稚气，带走了童年的天真，也见证了我童年时代无忧无虑的纯真时光。
进入中学，当时我就读于六安二中，那是一所名校，我就读的班级是试点班，课本教材是独立的，班里同学大多为干部子女，这些同学的家庭环境都比较优越，试点班的办学宗旨是毕业后直接进入社会，应用于社会，服务于大众。在我的学生时代，我最崇敬的是我的中学老师——刘德传，他是我的地理老师兼班主任，那时，他30多岁，毕业于师范学院，他的师德品行和为人师表的风范令同学们终生难忘。为了使自己培养的学生树立做人做事的良好品行，在三尺讲台上似辛勤的园丁，播种希望，默默耕耘，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走向社会。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桃李满天下，学高为师的他后被评为中学特级教师，走上社会的学子们仍不忘他教书育人时的音容相貌。铸就师情，学子难忘。
如今，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，虽然没有扛过枪打过仗，也没有下过乡插过队，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学业或多或少受到过影响，在校园里度过了青春岁月。学生时代单纯质朴的情怀就像飘不落的绿叶，永远不会枯黄，印在记忆深处。如今，我的同学们虽然都各人走着不同的人生路，虽然岁月也没有对他们给予宽容和恩赐，但他们从没有消沉过，悲观过，他们一直都在人生的舞台上，在生活的激流中搏击。
一晃几年的中学时光过去了，高中毕业后，我与大学校门失之交臂，起先当过几年代课教师，待过业、做过临时工。为了生存、为了出路、只好摸爬滚打去适应这个社会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，靠着毅力去打拼、谋生。
这些年来希冀与困惑同在，苦果和潇洒相随，为了生活的充实，业余时光我依然不敢懈怠地勤奋笔耕，但是我已在风雨打工途中体会到了生活的充实和快乐，感受到了奋斗的欢欣和甜蜜，拥有了直面坎坷人生的智慧和勇气，并且已看到希望的曙光。经过多年来的付出和努力，我现已在市级、省级各大报刊发表各类体裁作品三百余篇，现已被吸收并加入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我深信，在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之余，只要耐得住寂寞，保持旺盛的斗志奋发向上，终会拥有更加成功的人生。

海南风物志
□祁门县胥岭学校　　孙祁岗
题　记
东坡放马蛮荒地
行者沿踪到海涯
一柱南天坚似故
狂风吹尽几多沙

清　欢
夏末海南
拽住夏天的尾巴
清晨
从电闪雷鸣中醒来
南国夏日的清欢
辽阔似海

蜈支洲前进的方向
风云聚变
只为赴一场大汗淋漓

木　瓜
人们在雨中
奔跑
我在屋檐下
抽烟
认真地
数木瓜
日月湾的酸菜
有海风的味道
潮
潮起潮落
我只渡
东来西往
不问
人间悲欢
潮进
我不退
潮退
我不追
我就在
这里
留一段时光
静观
风起云涌

鹿回头
万箭穿身含泪不避
猎人啊
是前世的阿榔
人间最毒的蛊
来自天上而非苗疆
无药可解
来生啊
阿槟可识阿榔

入冬随想
□怀宁县振宁学校　　郑　　丹
入冬了，阳光却置若罔闻，开成一朵一朵艳丽的花，蓬蓬松松，浮在树梢，落在枝头，晃得人不敢直视。
阳光像个任性的孩子，全然不看季节的脸色。
有些树看似不动声色，只是把叶子绿了绿，它们在夏天或者春天就脱胎换骨。
有些树却不然，赶紧换上金装，窸窸窣窣的，站在岁月的路口，等季节打马经过。
以为是经历了相同的春天和夏天，其实各自的时光里，都留着不同的风雨雷电。昂然不变的绿色里，有着怎样的坚持和倔强。悄然变化的斑斓里，有着多少的隐忍和屈辱。
然而，春天开始的时候，都睁着鹅黄的眼，张着童稚的手，做着绿色的梦。
就像中年人，有的越来越舒展，有的越来越怯懦。谁的年轮里不烙下岁月的痕迹？有的人理顺了生命的枝枝节节，意气风发；有的人背负着生活的磕磕绊绊，卑微猥琐。
然而，孩童的时候，都一样的绿意盎然。
现在，却活成了绿肥黄瘦啊。

翠峰耸秀　　□周礼树/作